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张冠尧 艾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张冠尧 艾珉 译

Romain Rolland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法)罗曼·罗兰(Rolland, R.)著;张冠尧,艾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434-9

I. ①名… II. ①罗… ②张… ③艾… III. ①贝多芬,
L. V. (1770~1827)-传记 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1564)-传记 ③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5328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仝保民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2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34-9
定 价 24.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卷首语	1
贝多芬传	5
米开朗琪罗传	47
引言	49
米开朗琪罗	52
上篇 搏斗	
一 力	66
二 力的崩溃	87
三 绝望	103
下篇 放弃	
一 爱	118
二 信念	144
三 孤独	161
尾声	
死	171
这就是他神圣的痛苦生涯	177
托尔斯泰传	179

卷首语*

我愿证明，谁若行为高尚、善良，
必同样能承受苦难。^①

——贝多芬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重浊。古老的欧洲在沉重、污浊的氛围中已变得麻木迟钝。猥琐的物质主义压抑了思想，阻碍了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人们在卑劣和谨小慎微的自私自利中憋闷至死。人们已经呼吸困难。——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贫困、日常的忧烦、愚蠢的超负荷劳作，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徒劳无益地消耗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线欢乐之光，而且绝大多数都彼此隔离，连给患难兄弟伸出援手的慰藉都不可得，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他人，也不为他人所知。他们只能靠自己，而有时最强的人也会被苦难压

* 本文原系一九〇三年《贝多芬传》的初版序言，但从内容看则是为《名人传》系列作品所作的说明，故在译本中将此文作为《卷首语》置于全书之首。

①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市政府的讲话。

倒。他们也呼唤援助,也呼唤朋友。

正是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起这些英雄的友人,这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心灵。这些名人传记并非诉诸野心家的骄傲,而是献给受难者的。何况,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痛苦油膏献给受苦的人们吧!我们在搏斗中并不孤立。人世的黑夜已为神圣之光所照亮。目前,在我们身边,就能看见两朵最纯洁的火花——正义和自由的火花——在闪耀:皮卡尔上校^①和布尔的人民^②。即使他们还未能烧毁那浓密的黑暗,至少他们的光焰一闪,给我们指明了道路。跟着他们朝前走吧,跟着那些分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和他们一样孤军奋战的人们朝前走。让我们扫除时间的障碍,让英雄的民族获得重生。

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力量取胜的人,而仅仅是因其心灵才伟大的人。正如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个,亦即我们将叙述其生平的那个人所说:“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③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同样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而只有一些为群氓而立的腹中空空的偶像,时间会将它们统统摧毁。成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 ①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六年间,法国发生了一起大冤案,即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犹太裔的德雷福斯上尉被诬将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被判终身监禁。一八九五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皮卡尔上校发现真正的罪犯另有其人,主张为德雷福斯上尉平反,结果触怒军方,牵累自己下狱。一八九八年,著名作家左拉为此事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以伸张正义。由此掀起民主派和当局顽固势力的激烈斗争,酿成社会危机。一八九九年,法国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重审此案,并由总统下令特赦。一九〇六年,最高法院宣告德雷福斯无罪,恢复其名誉及军职。作者将此事件喻为正义的火花。
- ② 布尔,非洲南部好望角一地名,原属荷兰,维也纳会议后,荷兰将好望角割让给英国。由于英人残酷压迫,激起布尔人的反抗,演成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的布尔之战。最后,英国让步,南非联盟成立,成为英国一自治领地。作者将此事喻为自由的火花。
- ③ 贝多芬语。

我们试图在此为之立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剧性的命运使他们的灵魂在肉体和精神、贫困和疾病的磨难中经受锤炼；或是目睹同胞遭受不可名状的苦难和羞辱的折磨，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摧残，心灵为之撕裂，使他们每日都在痛苦中受煎熬。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如果我们太虚弱，就把头枕在他们的膝上稍事休息。他们会抚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涌流着公正之力和强大之善的激流。甚至无须询问他们的作品、倾听他们的声音，仅从他们的眼睛、从有关他们生活的记述中，我们就能读懂：生活从来不曾像在患难中那样伟大、丰盈和幸福。

在这英雄队伍的前列，我将首席位置给了坚强而纯粹的贝多芬。他在受苦时，曾祝愿他的事例能给其他不幸者提供支撑，“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的不幸者，不怕自然设下的障碍，竭尽所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能从中获得慰藉”。经过多年超人的奋斗与努力，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他所谓的“向可怜的人类吹送勇气”的大业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①，回答一个乞灵于神明的朋友说：“人啊，靠你自己吧！”

他这句豪言壮语，应对我们有所启迪。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恢复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念吧！

罗曼·罗兰

一九〇三年一月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因盗天火给人类而触怒宙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上，每日派神鹰来啄食他的肝脏，直到赫拉克勒斯射死神鹰，解救了他。后来文学作品中均将普罗米修斯作为造福人类并为人类受难的艺术形象。

贝多芬传

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写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处于苦恼不堪的时期，经受着既能摧毁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我逃离巴黎，来到我儿时的伴侣贝多芬身边，寻求十天的庇护，在人生的战场上，他曾多次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重新觅得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在科布伦茨的访问，我从韦格勒的孙儿们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到了由韦恩加特纳^①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在这浸透了他的苦难、勇气、欢乐与悲哀的灰暗潮湿的四月天，在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与他单独相处，倾诉衷肠；我跪倒在地，他以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之下，受到鼓舞的我，与人生重新缔约，踏上了重返巴黎的路程，一路上向上帝唱着痊愈者的感恩曲。那感恩曲就是这篇传记，起先由《巴黎杂志》发表，继而由贝玑^②拿去刊载。我没想到它的声音会传到朋友们的圈子之外。但是，“命运就这

① 韦恩加特纳(1863—1942)，奥地利指挥家和作曲家，以指挥贝多芬及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于世。

② 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诗人，罗曼·罗兰的好友。《贝多芬传》曾在他所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

样注定了……”^①

赘述诸多枝节，恳请读者见谅。因当今有些人会在这首颂歌中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为音乐科学做过认真的奉献。然而《贝多芬传》却不是为学术而写作的。这是受伤的、被窒息的心灵之歌，是它复苏后，重新振作起来，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这救主已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与爱出发的行为无不如此。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一种行为。

人们踊跃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它所不曾企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这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从中寻求支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②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的痛苦的脸色，因受到启示而满面生辉？今日的生者与昔日的生者已相距很远了。（但他们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纪初的这代人里，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一个籍籍无名者写的小册子，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店出来，几天之内便广为传播，它已不再属我所有了。

我刚把此书重读了一遍，虽说写得还不够充分，我也不打算再改动^③。因为它应当保留最初的特色，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

① 原文系拉丁文。

② 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

③ 作者拟另写专著，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及其创造性的人格。

芬百年祭之际,我要把对一代人的怀念,和对他们的伟大同伴,正直坦诚的大师的祭奠结合在一起,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善事应尽力而为，
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帝王的宝座，
也绝不出卖真理。^①

——贝多芬

他身材矮胖，脖子粗壮，一副运动员的骨架，红砖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萎黄和病态，尤其是冬天，远离田野、足不出户时，更是如此。他前额宽广且隆起，深黑色的头发异常浓密，乱蓬蓬地竖着，似乎从未梳理过，颇像“美杜莎^②的蛇发”。他眼中燃烧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人辨别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衬上古铜色而略显悲壮的脸，看上

① 见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记》。

② 美杜莎（又译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

据罗素一八二二年记述，一八〇一年，当卡尔·采尔尼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见过他。当时，他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披头散发，穿着生山羊毛织的上衣和长裤，猛一看，几乎以为遇见了鲁滨逊。——原注